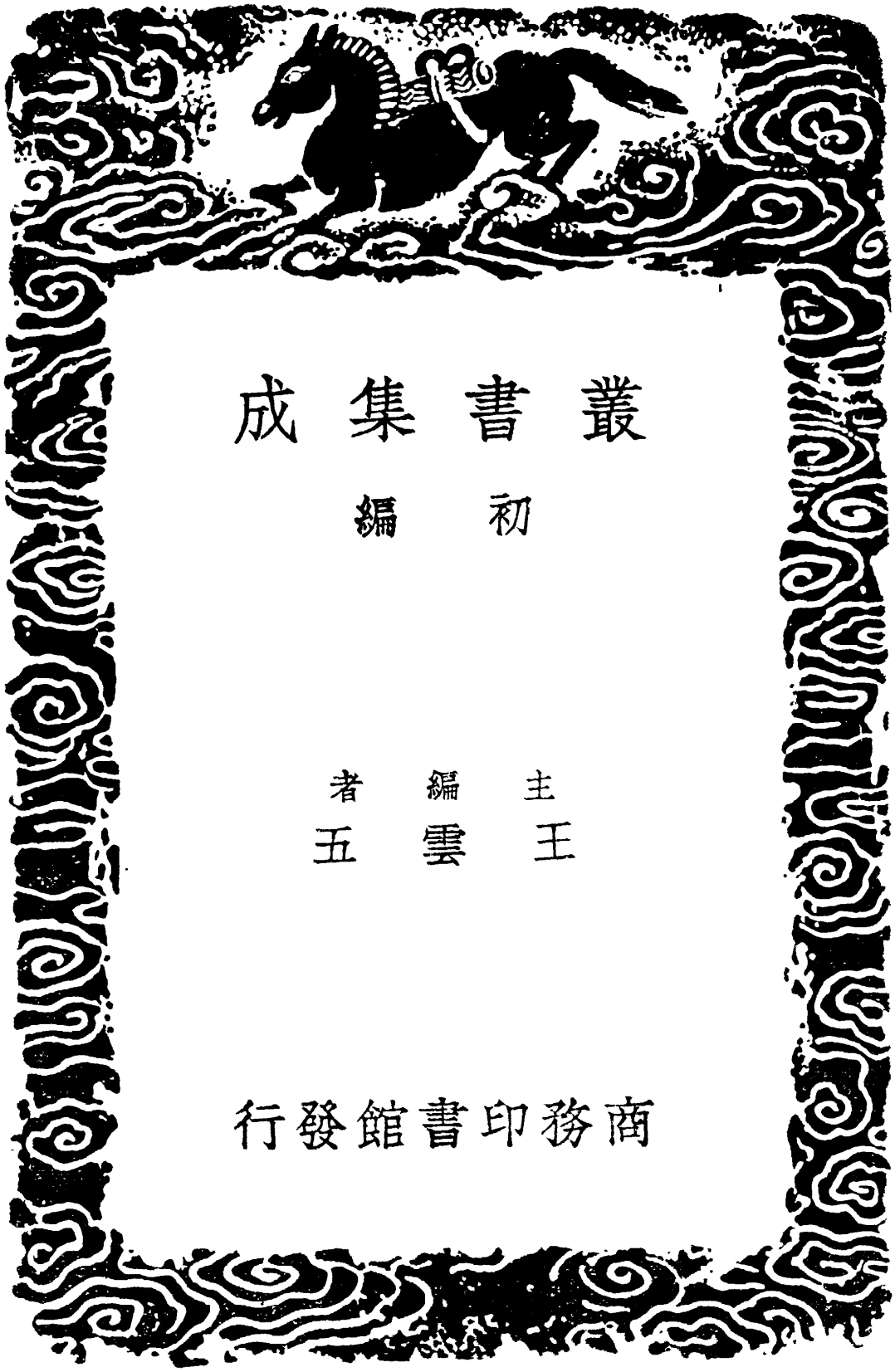
折獄龜鑑（一）

折獄龜鑑序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折獄龜鑑

(二)

鄭　克撰

折獄龜鑑卷六

覈姦

周紓

後漢周紓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紓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紓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槀入城門者。對曰。廷掾耳。又問鈐下。外頗有疑吾與死人語者否。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舊出後漢書本傳。語尸事又見摘姦門。

按紓視口眼有稻芒者跡也。若與死人共語者譎也。以跡推覈其事。以譎發摘其情。乃復密問以相參考。而姦人得矣。是故後人莫敢欺也。

國淵 王安禮葛源二事附

魏國淵爲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太祖者。太祖疾之。必欲知其主名。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書中多引二京賦。乃敕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者。其簡開解少年。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此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

業因請使作牋比方其書似出一手收問服罪舊出魏志本傳

按王安禮右丞知開封府時或投書告一富家有逆謀都城惶恐安禮不以爲然後數日有旨根治搜驗富家事皆無跡因問曾與誰爲仇對以數月前鬻狀馬生者有所貸而弗與頗積怨言於是密以他事綰馬生至對款取匿名書校之字無少異訊鞫引伏此乃用淵叟姦之術者也見近時小說葛源郎中爲吉水令時捕與寡婦間語者驗其對事已見察姦門是亦用淵叟姦之術者也

韋皐陳執方附

唐韋皐鎮劍南有逆旅停止大賈貲貨萬計因病毒之十隱七八遂以致富皐知其事未及發覺復以北客蘇延病死報於府延太原人商販蜀川使驗其簿已被換易尋究經過辭多異同遂敕店主與同店者立承欺隱凡數千緡諸肯分受者二十餘人悉以付法由是劍南客免橫死舊不著出處

按陳執方大卿知均州時漢上舟子數溺商旅取貨財輒以險爲解執方捕案悉寘於法因取近灘數家除其徭役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橫死與皐叟姦之術頗同也見王安石丞相所撰墓誌

張輅

已見懲惡門

獄史

江南大理寺嘗鞫殺人獄未能得其實獄史日夜憂懼乃焚香懇禱以求神助因夢過枯河上高山窟而

思之曰。河無水。可字山而高。嵩字也。或言崇孝寺有僧名可嵩。乃白長官下符攝之。既至。訊問亦無姦狀。忽見屨上墨汚。因問其由。云墨所濺。使脫視之。乃墨塗也。復詰之。僧色動。滌去其墨。卽是血痕。以此鞫之。僧乃服罪。見吳淑校理祕閣閑談。

按可嵩事與馮昌類矣。然未見姦狀時。若不著血汚之屨。將何以覈其姦乎。蓋獲冥助。如蕭儼禱神而雷震牛死。非智算所及也。和凝嘗曰。潔誠齋戒。祈獲祐於上穹。銳意典墳。思有得於遂古。兼此二者。用以折獄。諒無難矣。

王利

王利屯田通判滄州。時遣三卒至都下。二人者共害一卒。取其齎裝。反以卒逃狀聞。利疑其姦。密遣吏自郡至都。以物色求之。得其實。二人卽服罪。見尹洙龍圖所撰墓誌。

按利所以疑其姦者。卒之色辭必有異也。君子固不可逆詐。亦不可受欺。疑而覈之。理當然也。

張式 李景略附。

張式郎中知壽州。民有縱其妻以自殺告者。吏受賕。實之。式窮詰立服。人稱其明。見王安石丞相所撰墓誌。

按唐李景略初辟李懷光朔方節度府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貨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略覈實論殺之。既而有若女厲者進謝廷中。如光妻云。出唐書本傳舊集不載。式之覈姦。頗亦類此。且人縱之。與其自縱。傷迹有異。驗則知矣。吏既受賕。以非爲是。必於驗狀有可疑者。苟能聽察。以理窮詰。彼雖巧詐。將何所逃。

人稱其明。不爲過也。（凡附著之事。或以後證前。或以古明今。隨事變文。無定例也。）

葛源

葛源郎中提點湖北刑獄。時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殺其夫。而州受賕出之。源使再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源終以爲不直。其弟訴於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爲冤。遂親往鞫問。不復置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見王安石丞相所撰墓誌。）

按此蓋布耳目察民事。而先知其爲姦受賕者。故再劾不得其情。而終以爲不直。親往鞫問。然後得之。罪狀既明。議者自服。監司之職。當如是也。

李兌（李應言附。）

李兌尚書知鄧州。有富人搏其僕至死。繫頸棄井中。以自縊爲解。兌曰。投井固不自縊。自縊豈復投井。此必吏受賕。教富人使不承耳。已而案之果然。（兌。熙寧五年終於工部尚書。）

按李應言諫議爲開封府判官。時京師富民陳氏殺傭作者。而誣以自經死。事覺輒逃匿不獲。應言指其豪橫。交結權要。請嚴捕之。及出知河陽。而事遂緩。（惟言。慶歷三年終於右諫議大夫。二事並見本傳。）此皆善斷姦者。唯陳氏幸免爲可惜也。

朱壽昌（侯詠附。）

朱壽昌中散知閬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與勢。故得不死。時又殺人。賕其里民。使出就吏。獄具覺其

姦引囚並左右訊之。囚對如初。壽昌告之曰。爾以死代人。毋令有悔。吾聞子良與汝錢十萬。納汝女爲子婦。許嫁其女汝家。有之乎。囚色動。又告之曰。汝且死。書劵抑汝女爲婢。指十萬爲傭直。而嫁其女於他人。汝將奈何。囚悟泣下。乃以實對。立取子良寘於法。一郡以爲神明。見曾肇所撰墓誌內輸

按大理評事侯詠爲虢州錄事參軍。時士豪趙寶者。殺人。誣其傭。令代死。且賕吏成其獄。詠辨狀。立正之。見尹洙所撰墓誌。與子良事頗相類也。一賕獄吏。使以傭代。一賕里民。使以身代。其爲姦等耳。詠能辨獄吏受賕之狀。而正其罪。壽昌能探里民受賕之情。而得其實。是皆善斲姦者也。

范純仁

范純仁丞相知河中府。時錄事參軍宋儋年會客罷以疾告。是夜暴卒。蓋其妾與小吏爲姦也。純仁知其死不以理。遂付有司案治。會儋年子以喪柩歸。移文追驗其尸。九竅流血。睛枯舌爛。舉體如漆。有司訊囚。言寘毒髓哉中。純仁問髓哉在第幾巡。豈有中毒而能終席耶。必非實情。命再劾之。乃因客散醉歸。寘毒酒盃中而殺之。此蓋罪人以傭年不嗜髓。而爲坐客所共知。且後巡數尚多。欲爲他日翻異逃死之計爾。見范忠宣公言行錄。

按凡善斲姦者。必善鞫情也。若不得實情。則後必翻異。而姦人得計矣。推斲之際。戒在疏略。是故漢史稱嚴延年之治獄也。文案整密。不可得反。雖酷吏無足道。然於此一節。亦有取焉耳。

李行簡

李行簡給事初爲彭州軍事推官。富民陳子美者。繼母詐爲父遺書。逐出之。累訴不得直。轉運使檄行簡勃正其事。及代還。子美乃以金五百兩餞行。行簡怒不納。感泣而去。

郎簡

郎簡侍郎嘗知寶州。有縣吏死。子幼。贅壻僞爲券收其田。後子長屢訴不得直。因訴於朝。下簡勃治。簡以舊案示之曰。此爾婦翁書耶。曰然。又取僞券示之。弗類也。

彼勃正繼母詐爲父遺書者。亦必有以覈之。惜乎史辭太簡。故失其傳耳。（案弗類也爲敍事之文。彼勃正乃下以論斷之語。原本一伕其後半段。一伕其前半段。兩合爲一條。誤也。）

劉沆

劉沆丞相知衡州。時有大姓尹氏。欲買鄰人田。莫能得。鄰人老而子幼。乃僞爲券。及鄰人死。卽逐其子。二十年不得直。沆至又出訴。尹氏出積歲所收戶抄爲驗。沆詰之。若曰不頃戶抄（案若曰不頃句有誤。疑當作若田百頃。）豈特收此乎。始爲券時。嘗問他鄰乎。其人固多在者。可以取爲證也。尹氏不能對。遂服罪。

按賣田問鄰。成券會鄰。古法也。使當時法不存。則將何以覈其姦乎。近年有司苟取小快。遂改此法。未之思歟。

尹洙

尹洙龍圖嘗知河南府伊陽縣。有女幼孤而冒賀氏產者。鄰人證其非是而沒之官。後鄰人死。女復訴。且

請所沒產。久不能決。洙問汝年幾何。曰三十二。乃檢咸平年籍。二年賀死而妻劉爲戶。詰之曰。若五年始生。安得賀姓耶。女遂服。（以上四事。並見本傳。）

程顥

程顥察院知澤州晉城縣。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起有老父在門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辨之。老父曰。業醫。遠出治疾。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之。顥謂歲月久矣。爾何說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書於藥法册後。因懷中取册以進。其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顥問張氏子。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爾父在年幾何。曰七十六。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四十。人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駭服罪。（聞之前輩。）

按凡爲巧詐。必有缺漏。推覈已至姦欺自露。如檢戶籍以視孤女所冒之非。校年齒以驗老父所記之妄。皆此術也。唯盡心者則能之耳。

吳元亨（范諷附。）

同州馮翊令吳元亨爲政不苟。縣與華陰接境。以漆沮爲界。中間洲上有美田。民相與爭之。五十餘年。吏不能決。元亨檄華陰令會境上。盡案兩鄉之籍。遍履其田。執度以度之。皆得其實。自是民不敢復爭。時人稱之。（見司馬光丞相所撰墓誌。）

按范諷給事嘗知鄆州平陰縣。會河決王陵埽。水去而土肥。阡陌不復辨。民數爭不能決。諷爲手書。分

別疆理民皆持去以爲定券自是無復爭者（見本傳）元亨事頗類此覈得其實姦無所容是省獄訟之術也

任術

延州臨眞尉任術有智數監司使治地訟其地山險不可登陟由此數爲訟者所欺術呼訟者告之曰吾不忍盡爾當貰爾半爾所有之田兩畝止供一畝謹不可欺欺則盡覆入官矣民信之盡其所有供半既而指一處覆之文致其參差處責之曰我戒爾勿欺何爲見負今盡入爾田矣凡供一畝者作兩畝收之更無一犂得隱（見沈括內翰筆談）

按此乃兵法詐謀之類也偶然使中遂以爲奇已泄之機安可再用民若狡猾將反見欺夫欲覈姦譎不若正履而度之者是也

王罕（呂惠卿附）

王罕大卿初知常州宜興縣時縣臨洮湖民歲訴水多幸免罕因農休召封內父老各列其田之高下繪而爲圖明年既得訴狀乃親往按之其臨一鄉輒曰某戶輸可免某戶不可免衆環視無一辭是時范仲淹知潤州乃奏罕檢田法下諸路（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按呂惠卿參政治縣法災傷門云要使實被災者不至枉納分數而不被災者莫敢妄訴以求幸免則宜居常按視縣圖究知鄉村地形高下仍以小圖子分爲九等出入下鄉復更窮按有不盡者隨手改

正。遇有水旱。於未收刈前。先行巡省。已知被災人戶田土多寡之大數。其積水所占。年例災傷田土。皆先度見頃畝數目。至披訴時。狀內頃畝比對。即免夾帶之弊。罕檢田法。殆亦類此。是皆以正覈姦者也。

李南公

李南公尚書初知長沙縣。諸村各有詭名戶。稅存而戶亡。每年戶長代納之。南公悉召其豪右謂曰。此田不過汝曹典買耳。與汝一月限。爲我推究出。不然。汝曹均分輸納。及期盡得其人。使之承稅。（聞之士林。）

按詭戶之稅。非獨豪右作此弊也。蓋其鄉司相與爲姦。今專責豪右而鄉司獲免。殆亦於理有未盡歟。善覈姦者宜幷按之。抑又有說焉。若專令鄉司任責。則豪右愈更得計。必以厚賂使塡逋欠稅數之外。物力所減。固亦多矣。內外相比。以欺縣官。何由可得其實乎。然則責豪右宜急。責鄉司宜緩。南公之意。當在此也。

摘姦（按此門原本缺標題。今補。）

黃霸（李崇、于仲文、張詠三事附。）

前漢時。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其婦俱懷妊。長婦胎傷。匿之。弟婦生男。奪爲己子。論爭三年不決。郡守黃霸使人抱兒於庭中。乃令娣姒競取之。既而長婦持之甚猛。弟婦恐有所傷。情極悽愴。霸乃叱長婦曰。汝貪家財。固欲得兒。寧慮或有所傷乎。此事審矣。卽還弟婦兒。長婦乃服罪。（舊出風俗通。）

按疑獄集又載一事。與此相似。後魏李崇爲揚州刺史。部民苟泰有子三歲失之。後見在郭奉伯家。各言己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決。崇乃令二父與兒各別禁數日。忽遣史謂曰。兒已暴死。可出舉哀。泰聞之悲不自勝。奉伯嗟歎而已。殊無痛意。遂以兒還泰。（出北史本傳。）此乃用霸撻姦之術者也。別載一事。亦頗相似。後周于仲文爲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久不能決。仲文令各驅其家牛羣至。乃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羣中。又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遂訶杜氏。服罪而去。（出北史于栗磾傳。仲文其八世孫也。）此亦用霸撻姦之術者也。隋襄州總管裴正云。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據證者覈姦用之。察情者撻姦用之。蓋證或難憑而情亦難見。於是用譎以撻其伏。然後得之。此三事是也。（于仲文放牛事又見懲惡門。）近時小說亦載一事云。張詠尚書鎭蜀日。市有二嬰孩同戲。其一爲奔馬所斃。孩母二人。競認生者爲己子。私證無所驗。有司不能決。詠佯怒謂二嫗曰。若當時二子盡斃馬足。爾亦何所爭耶。乃令健卒取兒。將擲於井中。一母前走。急往護之。一母後行。其意差懶。遂以子還前行者。此乃妄人傅會爲之也。夫始生而奪之者。兒固未能識母也。三歲而失之者。兒或已忘其父也。二嬰同戲。縱未能言。當已識母。非歷時長久。亦不應便忘。且于仲文放所認牛。向任氏羣。而杜氏服罪。若放所認兒。則必向其母。而非母者服罪矣。豈得云私證無所驗。而復用撻姦之術。佯爲擲井之怒乎。無足取者。聊附之耳。

薛宣

前漢時。臨淮有一人持匹縑到市賣之。道遇雨披覆。後一人至。求共庇廕。雨霽當別。因相爭鬬。各云我縑。詣府自言。太守薛宣聚責良久。莫肯首服。宣曰。縑直數百錢。何足紛紜。自致縣官。呼騎吏中斷縑。人各與半使追聽之。後人曰。太守之恩。縑主乃稱冤不已。宣知其狀。詰之服罪。（舊出風俗通）

按此與黃霸抱兒之術同也。薛宣用於斷所爭之縑。仲文用於傷所認之牛。以其事異而理同。故爾後有善擿姦者。則霸之術猶可用也。

周紡

已見覈姦門。

按紡察死人狀而得稻芒焉。因以求爲姦之迹。是覈姦者也。與死人語而使疑怪焉。因以動懷姦之心。是擿姦者也。覈姦以正。擿姦以譎。此其所以異也。

崔思兢

已見辨誣門。

莊遵

已見釋冤門。

安重榮

已見懲惡門。

按擿姦鉤慝之術。皆與鞫情相似。而必用譎焉。盡心君子亦不可忽也。

察慝

高柔

魏高柔爲廷尉。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詣廷尉。柔問何以知夫不亡。盈泣對曰。夫非輕狡不顧室家者。又問汝夫不與人有讐乎。曰夫良善與人無讐。汝夫不與人交錢物乎。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事繫獄。柔乃召問所坐。語次。問曾舉人錢否。對曰。單貧不敢舉人錢。察其色動。遂復問汝曾舉竇禮錢。何言不耶。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詰之曰。汝已殺竇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服罪。舊出魏志本傳。

按慝與姦異者。姦必巧詐。慝唯隱諱。如釘殺其夫而云遭火燒死。是巧詐也。如舉竇禮錢而云單貧不敢。是隱諱也。禮近出不還。疑爲人所殺。故首問其讐。次問交錢物者。嘗出錢與焦子文而求不得。或緣嫌恨以致此禍。於是察其色動。辭對不次。則隱諱之情得矣。故詰之服罪。是善察慝者也。

胡質

魏胡質爲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集其比居少年。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卽自首。罪人斯得。舊出魏志本傳。

按高柔知竇禮無讐而與人交錢物。所以死也。故察得焦子文。胡質知盧顯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也。故察得李若。夫人之相殺害者。苟無讐恨。若不因財。則必因色。惟此二者。足以得其人矣。然所以察之者。皆不過色與辭之間。亦唯聰明故不可欺也。

蔡高

蔡高調福州長溪尉。民有夫婦皆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高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服。（見歐陽修參政所撰墓誌。）

按民子被殺。無所情執。則其夫婦必皆良善。而於同里亦無仇怨。忍殺其守舍子者。乃凶殘人也。凶殘之人。氣貌當異。故不待問之而色動。詰之而辭屈。唯環坐而熟視之。其人已得矣。高之明察。尤可稱也。昔孟嘉在坐。褚裒未識。而庾亮使裒自求之。眄睞良久。乃指嘉曰。此人小異。得無是乎。雖善惡有殊。而物理何別。高之視裒諒無愧焉。

呂公綽

呂公綽侍讀知開封府。有營婦夫戍未還。夜盜入舍。斷腕而去。主名不立。都人喧言駭異。公綽謂非其夫仇。不宜快意戕害至此。亟遣馳詰其夫。果獲同營韓元者。具姦狀伏誅。（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按此蓋知營婦爲人非不良者。故特疑其夫仇戕害之也。既得其事。乃察其實。彼之隱慝。將何所遁。斯可以謂之明矣。

證慝

孫寶

漢孫寶爲京兆尹。有賣饅散者。偶與村民相逢。擊落饅散盡碎。村民認塡五十枚。賣者堅言三百枚。因致喧爭。寶令別買饅散一枚。稱見分兩。乃都稱碎者紐折。立見元數。衆皆歎服。（舊不著出處。）

按魏太祖時。孫權致巨象。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莫能出其理。鄧哀王沖方數歲。請致象大船之上。刻水痕所致。而稱物以載之。校可知也。與稱饅散之理同矣。寶以饅散一枚之重。校碎者之重。其枚數立見。沖以載象所至之痕。校稱物之痕。而斤重可知。皆其智有餘也。夫片言可以折獄者。何其爲人信服至於如此哉。蓋以智有餘而言中理。故爾。欺誑之慝。以此爲證。而不可諱矣。彼焉得不服耶。是故片言可以折獄也。

張舉

張舉。吳人也。爲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稱火燒夫死。夫家疑之。訴于官。妻不服。舉乃取豬二口。一殺之。一活之。而積薪燒之。活者口中有灰。殺者口中無灰。因驗尸口。果無灰也。鞫之服罪。（舊不著出處。按和凝所著二十九條。皆以時代爲次。其書舉事在吳人之末。晉人之前。豈非孫氏之臣乎。但先既云吳歷帝孫亮。則此宜云吳。張舉不當於姓名下言吳人耳。句章屬會稽郡。）

按孫寶以饅散一枚之重爲證。而誑言三百枚之慝顯矣。張舉以死豬口中之灰爲證。而誑言夫燒死

之愿顯矣。是謂愿未顯者以物證之。則不可諱也。然則莊遵守尸而首有蠅集爲聚姦有效。豈若張舉驗尸而口無灰入爲證愿盡理乎。

傅琰許宗裔附。

宋傅琰爲山陰令。有兩人爭雞。琰問雞早何食。一云粟。一云豆。乃殺雞破嗉而有粟焉。遂罰言豆者。舊出南史本傳。

按釋冤門許宗裔之驗贓也。問紬線胎心用何物。一云杏核。一云瓦子。開見杏核而罪言瓦子者。其術蓋本於此。

顧憲之于仲文附。

宋顧憲之元徽中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者所認。盜者亦稱己牛。二家辭理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爲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逕還本主宅。盜者始伏其辜。發姦摘伏多如此類。時人號曰神明。舊出南史顧凱之傳。憲之其孫也。

按證以人。或容僞焉。故前後令莫能決。證以物。必得實焉。故盜者始服其罪。于仲文放牛事。已見摘姦門。與此正相類。其異者。彼之家遠而有牛羣。此之家近而無牛羣也。隨事制宜。然後放之。理無異焉。

李惠傅琰附。

李惠爲雍州刺史。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於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

出。顧州綱紀曰。以此羊皮拷知主乎。羣下以爲戲言。咸無應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服而就罪。凡所察究。多如此類。由是吏民莫敢欺犯。（舊出北史本傳。）

按傅琰之爲山陰令也。有賣糖姥與賣針姥爭絲一團。琰令掛絲鞭之。有少鐵屑焉。乃罰賣糖姥。鞭絲擊皮。事異理同。皆以物爲證者也。

慕容彥超

漢慕容彥超帥鄆。有役人盜食櫻桃。主吏白之不服。彥超慰喻曰。汝輩豈敢盜吾所食之物。主吏誣執。不須憂懼。各賜以酒。密令入藜盧散於酒中。既飲即吐。有櫻桃在焉。於是服罪。（此蓋和嶠所聞之事。）

按俗有入口無贓之語。此說足以破之。然事既細微。鞫亦刻薄。何足道哉。

歐陽煜

歐陽煜都官知端州。有桂陽監民爭舟相毆死。獄久不決。煜出囚坐廷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訖還于獄。獨留一人。留者色動。煜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泣曰。我殺之。不敢以累他人。（見歐陽修參政所撰墓誌。）

按煜已觀其驗狀。云傷右肋死。故因飲食視所用手。彼獨左手持匕者。乃是毆殺之人也。以此爲證。其辭自屈。與錢維濟辨誣之術同矣。苟非盡心察獄。則亦豈能然耶。

王曠

王璩寺丞嘗爲襄州中盧令。有賊繫獄。訊治久之。不能得情。偶於賊橐中得故簡而揭示之。乃房陵商人。道爲賊所掠者。賊卽引服。不爾幾脫。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按此非智算所及。偶然得之耳。亦可見璩之治獄。能盡其心。鞫獄之情。昔人賴於證也。歐陽煜以右肋之傷爲證。而毆殺者辭窮。王璩以橐中之簡爲證。而劫掠者情得。證憑之術。焉可忽哉。

王曾 曾謂附。

王曾丞相少時。謁郡僚有爭負郭田者。封畛既泯。質劑且亡。未能斷決。曾謂驗其稅籍。曲直可判。郡將從之。其人乃服。見沂公言行錄。

按界至不明。故起爭訟。契書不存。故難斷決。唯有稅籍可爲證據。辭與籍同者其理直。辭與籍異者其理曲也。曲直旣判。焉得不服。大觀間。有曾謂朝議者。知越州諸暨縣。四明富民。初唯一子。後通其僕之妻。又生一子而收養之。年十六。富民亡。子與母謀。以還其僕。後數年。所生母與嫡母皆死。乃歸持服。且訟分財。累年不決。監司委謂推治。歷訊不能屈。因索本邑戶版。驗其丁齒。而富民嘗以幼子注籍。遂許其分。見近時小說。此亦以籍爲證者也。爭田之訟。稅籍可以爲證。分財之訟。丁籍可以爲證。雖隱慝而健訟者亦聳懼而屈服矣。此證慝之術。所以可貴也。

韓億

韓億參政知洋州。時土豪李甲者。兄死迫嫁其嫂。因誣其子爲他姓。以專其貲。嫂歷訴于官。甲輒賂吏。使

掠服之。積十餘年。其訴不已。億視舊牘。未嘗引乳醫爲證。一日盡召其黨。以乳醫示之。衆無以爲辭。寃遂辨。見本傳。

嘗云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固當兼用之也。然證有難憑者。則不若察情。可以中其肺腑之隱。情有難見者。則不若據證。可以屈其口舌之爭。兩者迭用。各適所宜也。彼誣其子爲他姓者。所引之證。想亦非一。獨未嘗引乳醫。則其情可見矣。故盡召其黨。以乳醫示之。既有以中其肺腑之隱。又有以屈其口舌之爭。則衆無以爲辭。而寃遂辨。不亦宜乎。

程顥

程顥察院初爲京兆府鄠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言無證左。何以決之。顥曰。此易辨耳。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年矣。曰二十年。遣吏取千錢視之。謂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則遍天下。此錢皆爾父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按宋文鑑及伊洛淵源錄。皆作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所鑄官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父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文義較明晰。其人遂服。令大奇之。見程頤侍講行狀。

按旁求證左。或有僞也。直取證驗。斯爲實也。彼言地中藏錢。是其父所藏者。取錢驗之。皆古錢也。又豈能選擇古錢藏之耶。以此爲證。妄訴明矣。是故其人不敢不服也。

李南公

李南公尙書知長沙縣。時有鬬者。甲強而乙弱。各有青赤痕。南公召使前。自以指揑之曰。乙眞而甲僞也。

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櫟柳。以葉塗膚。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棓傷者。水洗不落。但毆傷者血聚則硬。而僞者不然。南公乃以此辨之也。（聞之士林。）

按鬬毆之訟。以傷爲證。而有此僞。豈可不辨。故特著焉。

李處厚

太常博士李處厚知盧州巢縣。嘗有毆人死者。處厚往驗。尸以糟醋灰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迹。有一老父求見曰。邑之舊書吏也。知驗傷不見迹。請用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尸。迹必立見。處厚如其言。傷迹宛然。自此江淮間往往用其法。（見沈括內翰筆談。）

按凡據證折獄者。不唯責問知見辭款。又當檢勘其事。推驗其物。以爲證也。則驗傷者宜盡心焉。故書南公揑痕事。又以處厚沃尸事繼之也。

折獄龜鑑卷七

鈎隱

李崇

已見釋冤門。

按崇之譎以舉哀撻爭兒姦。與其術同。蓋自其巧詐而言之。則謂之姦。自其隱匿而言之。則謂之匿。其實無異也。故術亦同焉。

張元濟 按新唐書本傳作允濟。冊府元龜亦作元濟。與此本同。

唐張元濟。隋大業中爲武陽令。務以德教訓下。百姓懷之。元武縣與其隣接。有人以牸牛依其妻家者八九年。牛孳生至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司累政不能決。其人詣武陽質於元濟。元濟曰。爾自有令。何至此也。其人垂泣不止。且言所以。元濟遂令左右縛牛主。以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召村中牛悉集。各問所從來處。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指其所訴牛曰。此是女聟家牛也。非我所知。元濟遂發蒙。謂妻家人曰。此卽女聟。可以歸之。妻家叩頭服罪。舊唐書本傳。

按史記以西門豹附滑稽傳。後豹古循吏也。特以其止河伯娶婦事巧而捷。乃發於俳者。故曰滑稽爾。

元濟其豹之儔歟。理鄰邑贅壻牛。亦以發於俳。故能巧而捷。於止河伯娶婦事相類矣。然乃循吏鉤慝之術也。　疑獄集又載新鄉令裴子雲一事云。部民王恭戍邊。牸牛六頭於舅李璡家。養五年。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舅曰。牸牛二頭已死。乃還四頭老牸。餘非汝牛所生。恭訴于縣。子雲以恭付獄。追盜牛賊李璡。璡惶怖而至。子雲叱責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汝莊內。喚賊對辯。乃以布衫籠頭。立南牆下。璡急吐款云。三十頭牛。是外甥牸牛所生。非盜得來。子雲令除恭頭布衫。璡驚曰。此是外甥子雲曰。是卽還牛。更欲何語。璡默然。復謂璡曰。五年養牛辛苦。特與五頭。餘並還恭。聞者歎服。（舊不著出處）此乃用元濟鉤慝之術者。但部民則易追。而非部民則難追矣。故元濟詣彼村中捕盜也。然越境有所捕。召集一村牛。亦是當時可以爲此。若在異日。止合移文追而詰之。如趙和者是也。但欲巧捷者。勢須爲此耳。

趙和（侯臨附）

唐江陰令趙和。咸通初。以折獄著聲。淮陰有二農夫。比莊通家。東鄰嘗以莊契契於西鄰。後當取贖。先送八百千。自恃密熟。不取文證。再齎餘錢至西鄰。遂不認。東鄰訴於縣。又訴於州。皆不獲伸理。遂來訴於江陰。和曰。縣政甚卑。何以奉雪。東鄰泣曰。至此不得理。則無處伸訴矣。問爾果不妄否。曰。焉敢厚誣。乃召捕賊之幹者。齎牒淮陰云。有劫江賊案劾已具。其同惡在某處。姓名狀貌。悉以西鄰指之。請梏付差去人。西鄰自恃無迹。初不甚懼。至則械於廷。和厲聲詰之。囚泣訴其枉。和曰。事迹甚明。尙敢抵諱。所劫之物。藏汝莊中。皆可推驗。汝具籍貲產以辯之。囚不虞東鄰之越訴。乃供折穀若干。莊客某人者。細絹若干。家機所

出者。錢若干。東鄰贖契者。和復審問。乃謂之曰。汝非劫江賊。何得隱諱東鄰贖契錢八百千。遂引其人使之對證。於是慙懼服罪。梏回本縣。檢付契書。眞之於法。（舊不著出處。）

按和所用之術。蓋亦本於張元濟也。近時小說載侯臨侍郎一事云。臨爲東陽令。時他邑有民。因分財產。寄物姻家。遂被諱匿。屢訴弗直。聞臨治聲。來求伸理。臨曰。吾與汝異封。法難以治。止令具物之名件而去。後半年。縣獲強盜。因縱令妄通有贓物寄某家。乃捕至下獄引問。泣訴盜所通金帛。皆親黨所寄。臨卽遣人追民識認。盡以還之。此乃用和鈎慝之術者。雖巧捷不逮。而沈密過之。譬猶持重之將。不苟出於奇。亦必依於正。以此用譎。則無敗事。尤可貴也。

包拯（錢和附）

包拯副樞初知揚州天長縣。時有訴盜割牛舌者。拯密喻令歸屠其牛而鬻之。遂有告其私殺牛者。拯詰之曰。何爲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其人驚服。（見本傳。）

按近時小說載朝散大夫錢穌一事云。穌嘗知秀州嘉興縣。有村民告牛爲盜所殺。穌令亟歸勿言告官。但召同村解之。遍以肉餽知識。或有怨卽倍與。民如其言。明日有持肉告民私殺牛者。和卽收訊。果其所殺。此乃用拯鈎慝之術者。蓋以揣知非仇不爾。故用此譎。使復出告也。昔趙廣漢善爲鈎距以得事情。晉灼云。鈎、致也。距、閉也。蓋以閉其術爲距。而能使彼不知爲鈎也。夫惟深隱而不可得。故以鈎致之。彼若知其爲鈎。則其隱必愈深。譬猶魚逃於淵而終不可得矣。是故史稱唯廣漢至精。能用之。它人

效者莫能及也此數君子材智過人亦庶幾焉

察盜（按此門原缺標題今補）

張敞（黃昌附）

漢張敞爲京兆尹長安市偸盜多百賈苦之敞既視事求問父老偸盜會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偸以自贖偸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偸驚駭願一切受職（按職漢書作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偸悉來賀飲且醉（按漢書作且飲醉）偸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椎鼓稀鳴市無偸盜（出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盜賊不得獄訟必多其當察而治之亦與姦慝等矣是以舊集有彭城書棨元膺擒畢之類凡十餘事今則因而列此六門也敞以偸盜治偸盜督察之術莫善於此故首著焉若後漢黃昌爲蜀郡太守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陳諸縣強暴姓名居處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姦奔走他境則又猛政之尤者抑亦用敞察盜之術歟

曹攄

晉曹攄爲洛陽令大雪宮門夜失行馬攄收門士衆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

燎寒耳。訊之果服。舊出晉書本傳。

按此以事理察之也。據若不善察盜。姑徇衆人所見。則有罪者幸免。而無辜者濫及。獄訟不勝其繁矣。是故折獄之術。亦有取於此也。

蘇瓊本傳盜牛事附。

北齊蘇瓊爲齊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搜檢四鄰防宿。及蹤迹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不爲推賊。瓊曰。便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贓處所。徑收掩悉獲之。出北史本傳舊集不載。

按傳又載一事云。瓊爲南清河太守。時有魏雙成者。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其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與此相類。蓋能廣耳目以察盜賊也。傳言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問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即知。此其耳目歟。然既曰舊賊。必非志實。豈可深信。乃見親委耶。魏吳校事。竊權害政。人皆患苦。久乃誅戮。瓊之駕馭。何以勝彼。而能免斯患耶。張敞召偸長悉受職。特取其一時之用而已矣。未嘗置之左右。任以耳目。豈非慮患深歟。瓊廣耳目察盜賊可也。此一事不足法。略辨其理云。

韓褒尹賞附。

後周韓褒爲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所爲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曰。刺

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集黠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置爲主帥。分爲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惶懼首服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爲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牓州門曰。自知行盜者。急來首。卽盡除其罪。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賞先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褒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息。出北史本傳。舊集不載。

按褒之察盜。與張敞類矣。若尹賞爲長安令。則不然。部勒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業。而鮮衣凶服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爲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悉納虎穴中。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以虎穴。百人爲輩。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後世縣令不能會吏車如此之多。亦不敢爲虎穴使數百人相枕籍死。蓋時異則法異也。所置數十百人。乃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貰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見漢書本傳。賞雖亦以偸盜治偸盜。善於駕馭。稱其職任。然異乎張敞。不純用誅罰。故號酷吏。爲萬世戒。唯褒之察盜。視敞可以無愧。其不同者。彼窮治所犯。糾之以猛也。此首原其罪。施之以寬也。敞之猛不至於民殘。而市無偸盜。褒之寬不至於民慢。而羣盜屏息。則是同歸於治也。

柳慶

已見釋寃門。

張允濟（按允濟前條作元濟。蓋傳寫異也。）

唐張允濟初仕隋爲武陽令。時道中見一姥種葱。結庵守之。允濟曰。但歸不煩守此。遇盜即來告。姥歸一宿而葱大失。允濟乃召集葱地左右居人。呼令前一一聽之。遂得盜葱者。（舊出唐書本傳。）

按周禮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顧視。不直則眊。允濟召集葱地左右居人。呼令前一一聽之。遂獲盜葱者。蓋用此術也。然其意度頗涉矜衒。非不得已而用之。則與卻雍視盜。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者。何以異哉。苟未能使人恥爲盜。不若聽姥守之也。

蘇無名

唐則天時。太平公主庫中失所賜寶器。天后怒。督捕甚峻。官吏震恐。有湖州別駕蘇無名。善擒姦摘伏。游徼至縣。請見長史。長史問之。請聞朝廷。天后召見。無名對曰。請寬府縣。盡以捕盜吏卒付臣。不過數日。決爲陛下獲盜。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於東北門伺察。有人十餘輩。衣衰絰出赴北邙。即踵以報。果見諸人至一新冢。設奠哭而不哀。既徹奠。又巡行冢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遂使吏卒盡執之。而發其冢。剖棺視之。寶器在焉。天后問以何術獲盜。對曰。臣無他術。但識盜耳。臣到都日。正見此輩出葬。便知是盜。但未知葬處。今清明拜掃。計必出城。尋逐蹤跡。可以得之。哭而不哀者。所葬非人也。巡冢而笑者。喜其無

傷也。向若陛下迫促府縣。此賊計急。必取而逃矣。天后稱善。遷秩二等。舊不著出處。

董行成

唐懷州河內縣董行成。善察盜。有人從河陽長店盜一驢幷囊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市中見之。叱曰。彼賊住。盜下驢即承伏。少頃。驢主尋蹤至。或問何以知之。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人也。見人即引驢遠過。怯也。是故知其爲盜也。舊不著出處。

按蘇與董非聞人也。特以察盜尺寸之長。著於舊集。傳於今世。與賀懷智琵琶。米嘉榮歌。李謩笛。託名唐人詩中者類矣。苟無所長。誰復稱之。使不泯沒。亦足勸能也。

裴度　許仲宣附。

唐裴度在中書時。堂吏忽報亡失省印。同列驚愕。皆欲究治。度略不顧問。良久復報印在故處。度笑謂同列曰。此必吏人盜印驛券也。向若急之。則投諸水火矣。同列乃服。出趙璘因話錄舊集不載。

按此蓋以事理察盜者也。其略不顧問。則與蘇無名請寬府縣之意同矣。彼緩以伺之。獲爲盜之人。此緩而待之。獲所盜之物。皆可謂善處事也。　許仲宣。漢乾祐初。登進士第。爲曹州濟陰簿。先是縣印。令與簿晝夜更掌。時令有妾與室爭寵不能禁。妾恚恨欲陷其主於罪。竊取印藏之。封緘如故。仲宣受之。翌日吏將用印。開但空匣。因逮捕縣吏及令簿僕。斷家人繫獄驗問。果得於令舍人竇火烟煤中。初失印。衆皆恐。仲宣晏然不爲之動。既而果獲。人服其量。此乃量足以處事。識足以察盜者也。夫吏盜省印。

以有所欲故爾。妾盜縣印。以有所忿故爾。此兩者可以得盜之情矣。則當用是窮之也。仲宣後事本朝。終於給事中。見本傳。

閻濟美

唐閻濟美鎮江南。有舟人傭載一賈客。物甚繁碎。密隱銀十錠於貨中。舟人窺見。伺其上岸。盜之。沈於泊船之所。夜發至鎮。旦閱諸貨而失其銀。乃執舟人詣官。濟美問船上有何物。曰搜索皆無。昨夜宿何處。曰去此百里浦汶中。亟令武士與船夫同往索之。密諭武士曰。必是舟人盜之。沈於江中矣。可令楫師沈鈎取之。獲當重賞。武士依命獲篋。銀在其中。封題猶全。舟人遂服罪。舊不著出處。

按治民之官。每患姦盜敢爲欺蔽。善料事者。譬猶用兵善料敵也。濟美所以知舟人盜銀沈於江中者。此耳。是亦可稱也。

歐陽穎

歐陽穎郎中知歙州。富家有盜啓其藏。捕甚急。久不獲。有司苦之。穎曰。勿捕。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鞫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怪之。二子服罪。猶疑不勝楚掠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某處皆是。乃謹曰。公神明也。見歐陽修參政所撰墓誌。

何中立

何中立龍學知開封府。先有盜慈孝寺神御服器者。知府李絢嘗以屬吏不服而釋之。及中立視事。或復

執所釋囚至中立熟視之曰此眞盜也遂窮治之盡得其贓。見本傳。

按盜之服罪必以贓證然後可見非自誣者彼所以獨械富家二子付獄蓋以其事情理察之也此所以窮治既釋復執之囚蓋以其人氣貌察之也贓證具在罪狀明白安得不服乎此皆可謂之善察矣

徐的

徐的省副知荆南府荆南故多火姦人緣以爲盜有一夕十發者的籍諸惡少爲保伍使更相伺察由是火幾息。見本傳。

按此蓋用韓褒察盜之術也若火發處有盜不獲同保伍人以故縱論則彼焉敢不察姦盜乎由是火幾息蓋火乃姦盜爲之也

彭思永

彭思永侍郎爲益州路轉運使時攝成都府事蜀民以交子貿易多置衣帶中而盜於爪甲挾刀伺便徵取之至十百而不敗民甚病之思永捕獲一人使盡疏其黨悉黥隸諸軍盜以衰息。見本傳。

按此蓋用黃昌捕盜帥一人脅使條陳諸縣強暴分遣掩討之術也若非有以脅之豈肯盡疏其黨無所隱漏乎若非分遣掩討豈能黥隸諸軍無所遺脫乎雖以嚴治而無酷名則正用其察姦之術而不爲其殘民之政此又賢於黃昌遠矣

迹盜

尹翁歸

漢尹翁歸守右扶風。姦邪罪名。縣各有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出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翁歸之治姦邪也。雖各有名籍。不比而誅之。必待盜賊發其比伍中。乃召長吏教使推迹。無有遺脫。則與尹賞黃昌異矣。是故彼有惡名而此得美譽。蓋其材頗同。而德弗類也。迹盜之術。此其大者。故首著焉。

高洮

北齊彭城王浟爲滄州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爲伴。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浟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擒姦如神。若捉得此。定神也。浟乃詐爲上府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爲當時第一。舊出北史本傳。

按前二事。皆有迹可求。而菜之迹頗難辨。故以書字驗之。若夫詐爲上府買皮。而倍酬其直。乃兼以誘取之者也。

高湝

北齊任城王湝領并州刺史。一婦人臨水浣衣。有騎馬人換其新靴馳去。婦人持故靴詣府訴。湝留靴。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於路被賊殺害。遺此靴焉。得無親戚乎。一嫗拊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一時稱明察。（舊出北史本傳。）

按湝留故靴者。將以迹求之也。紿諸嫗者。兼以譎取之也。與汝買皮事頗相類。然居城諸嫗所以可召者。北齊承後魏喪亂之後。并州城中居人不多。雖盡召之。亦不爲擾。苟或蕃庶。當如楊津下教而已。此在隨事制宜也。

張鷟

唐張鷟爲河陽尉。有客驢韁斷。并鞍失之。三日訪不獲。詣縣告。鷟推窮甚急。乃夜放驢出而藏其鞍。鷟曰。此可知也。遂令不秣飼驢。去轡放之。驢尋向昨夜餵處。乃搜索其家。於草積下得之。人服其智。（舊不著出處。）

按管仲之相齊侯也。伐山戎還而迷失道。仲令解縱老馬軍隨以行。乃得之。鷟蓋采用此術也。夫故道有迹可求而人莫能識。彼皆識故道者。則宜假以求之矣。是亦君子善假於物之義也。顧憲之任牛索主。亦以此歟。

桑懌

桑懌崇班嘗居汝潁間。諸縣多盜。自請補耆長。往來察姦匿。因召里中惡少年戒之曰。盜不可爲。吾不汝容也。有頃。里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去。父不敢告官。懌疑少年王生者爲之。夜入其室。得其衣。而王生

未之知也明日見而問之曰爾許我不爲盜今盜里父子尸非爾耶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姓名盡送縣皆按以法見歐陽修參政所撰懌傳

按朱邑爲桐鄉嗇夫而死有遺愛仇覽爲蒲亭長而時稱大化懌之賢雖不逮古人請爲耆長事亦可書故卒能立功當世垂名太史此特稱其迹盜之一節爾亦足以勸也

譎盜

高謙之

後漢高謙之爲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金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甚急謙之乃僞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欣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黨舊出北史高恭之傳謙之其兄也

按譎盜之術與擿姦同彼亦用譎以擿之也

慕容彥超錢惟濟附

漢慕容彥超爲鄆帥日置庫質錢有姦民以僞銀二鋌質錢十萬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牆盡徙其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牓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僞銀者執之服罪舊出五代書本傳

按錢惟濟留後知成德軍有以僞銀質錢者其家告官惟濟密謂曰第聲言被盜而立賞捕之質僞銀者必來責餘直果然乃用彥超譎盜之術者也見本傳彼有譎之不出者何哉或盜轉而之他或盜知其爲譎也是故用譎宜密而速與兵法同矣

孫沔

已見懲惡門

陳述古

陳述古密直嘗知建州浦城縣富民失物捕得數人莫知的爲盜者述古紿曰某廟有一鐘至靈能辨盜使人迎置後閣祠之引囚立鐘前喻曰不爲盜者摸之無聲爲盜者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鐘甚肅祭訖帷之乃陰使人以墨塗鐘良久引囚以手入帷摸之出而驗其手皆有墨一囚獨無墨乃是眞盜恐鐘有聲不敢摸者訊之卽服見沈括夢溪筆談云此亦古法出於小說

按譎非正也然事有賴以濟者則亦焉可廢哉抑又聞之正不廢譎功乃可成譎不失正道乃可行是於譎盜之術取其一端而已蓋亦未可責備也然與鑊摸鐘皆用譎鉤慝頗似鞫情之術矣但意所主者特在於盜故以附譎盜門也

察賊

趙廣漢 孫洒附

漢趙廣漢爲京兆尹。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行劫。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出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此廣耳目以察賊者也。孫洒副樞知徐州時。淮陽軍有強盜數人。捕之急。過徐境。洒卽知之。方宴客。淮陽檄至。召吏諭曰。淮陽賊幾人。易衣冠。舍某處。少頃。皆捕至庭下。見孫威敏公遺事錄。與廣漢類矣。史稱廣漢善爲鈎距。以得事情。謂鈎致其隱伏。使不得遁。距閉其形。距使不可窺也。世言洒所用爲耳目者。雖左右親信之人。亦莫能曉。殆亦挾此術歟。

苻融

已見釋寃門。

柳崇

後魏柳崇爲河中太守。郡人張明失馬。疑執十餘人。崇初到郡見之。不問賊事。人別借以溫顏。更問其親老存否。農業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卽獲眞賊呂穆等二人。餘並放遣。郡中畏服。境內帖然。出北史本傳。舊集不載。

按崇不問賊事者。惡彼匿其情也。問以親老存否。農業多少者。欲彼吐其情也。於是眞情見乎辭色。乃可微察以獲眞賊。是亦用鞫情之術者也。賊與盜異。害物曰賊。攘物曰盜。竊取曰賊。劫取曰盜。此失馬者。殆被劫歟。不然。何以疑執十餘人也。

韋鼎

隋韋鼎爲光州刺史。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嘗爲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姦謀逗遛。其人驚懼。卽自首服。出南史韋叡傳。鼎其孫也。舊集不載。

按此亦廣耳目以察賊者。用於鞫情之術。則以中其忌諱。故能使之首服也。

呂元膺 柳公綽附。

唐呂元膺鎭岳陽。因出游覽。有喪舉駐道左。男子五人。衰服隨之。元膺曰。遠葬則汰。近葬則簡。此必詐也。亟令左右搜索。棺中皆兵刃。乃擒之。詰其情。對曰。欲過江劫掠。故假爲喪舉。使渡者不疑。又有同黨數輩。已在彼岸期集。悉捕獲以付法。舊不著出處。

按蘇無名察姦之術。正與元膺察賊相類。柳氏敍訓有一事云。柳公綽爲襄陽節度使。歲歉。鄰境尤甚。有齊衰者哭且獻狀曰。遷三世十二喪於武昌。爲津吏所遏不得出。公綽覽之。卽命軍候擒其人。破其柩。皆實以稻米。蓋葬於歉歲。不應幷舉三世十二喪。故知其詐耳。雖非劫取者。而與元膺搜舉事頗相類也。故附著之。然議者以爲閉糴非美。不足爲法。今但取其明察。慮有他姦。故著爲察賊之鑒耳。

張詠

張詠尙書知江寧府。有僧陳牒出憑。詠據案熟視久之。判送司理院。勘殺人賊。翌日。羣官聚聽。不曉其故。詠乃召問爲僧幾年。對曰七年。又問何故額有繫巾痕。卽惶怖服罪。蓋一民與僧同行。於道中殺之。取其

祠部戒牒。自披剃爲僧也。見李畋虞部所撰忠定公語錄。

按善察賊者。必有以識之。使不能欺也。善鞫情者。必有以證之。使不可諱也。詠實兼此二術矣。可不謂之明乎。

喬某

喬某虞部知果州西充縣。時有強寇夜出剽掠。罪人久不獲。民或爭財而訟於庭。某察其物色有異。乃曰。是必前日盜也。收詰之。果服。見呂大監正字所撰墓誌。某華陰縣人。失其名。

按昔魯兩生有大臣節而史失其名。然迹之著不可揜也。今江某之毀姦。喬某之察賊。其事必傳矣。雖失其名。亦何憾哉。

迹賊

司馬悅

已見釋寃門。

按此與高偕留靴之術同。但彼譎而此正耳。

魏昶

唐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姝豔。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玉素遽毒之。

良久覓婢不得。又失金銀器四十餘事。敕令捕賊。鼎沸三日。長安萬年尉石良有主帥魏昶。請喚舍人家奴。取少年端正者三人。布衫籠頭。又傳衛士四人。問十日以來。何人曾覓舍人家。欲以迹求之也。雖兼用二術。然譎賊不效而迹賊效矣。譬猶得雀者網之一目。而不可以一目之網捕雀也。昶雖小人而善捕賊。與蘇無名、董行成類矣。特著其事。以勸能者。不爲無補也。

劉崇龜

已見釋冤門。

府從事

已見釋冤門。

桑懌（虞詡附）

桑懌崇班。初以右班殿直爲永安縣巡檢。明道末。京西旱蝗。有惡賊二十三人。樞密院召懌至京師授以

賊名姓。擇曰。盜畏吾名必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不得一人輒出。居數日。其下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夜與數卒服盜服。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老小皆走。獨一嫗留爲治飲食。如事羣盜。擇歸閉柵三日。復往自攜具就嫗饌。而以飲遺嫗。嫗以爲眞盜。乃稍就與語及羣盜。嫗曰。彼聞桑殿直來。皆遁去。近聞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矣。某在某處。某在某所。擇又三日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殿直也。爲我察其實。勿泄。後三日復來。又三日而往。嫗盡得居處之實以告。擇明日部分軍士。盡擒諸盜。其尤強梁者。擇自馳馬取之。見本傳。

按擇先閉柵譎賊使不走。乃因嫗迹賊使不覺。然後悉擒之。皆兵法也。後漢虞詡爲朝歌長。時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詡到官。既誘令劫掠。伏兵殺之。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爲識。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遂駭散。咸稱神明。出後漢書本傳。是亦兵法也。然於迹賊之術。悉皆有所考焉。顧用者如何耳。並著之以備采擇也。

譎賊

蘇秦

蘇秦在齊。大夫與之爭寵。使人刺之。不殊而走。求賊不得。秦且死。謂齊王曰。臣死之後。王車裂臣以狗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刺臣之賊必得矣。王如其言。賊果出。乃誅之。舊出春秋後語。

陸雲

晉陸雲爲浚儀令。民有被殺而主名不立者。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其後。謂曰。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其妻同謀殺之。聞得出。欲共語。畏憚近縣。遠相要候。人皆歎服。舊出晉書本傳。

按此蓋察其妻有姦狀。故拘錄之。以譎姦人。使疑而出也。

楊津

後魏楊津爲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齎絹三百疋。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騎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一姥哭而出。云是己子。遣騎追收。幷絹俱獲。舊出北史楊播傳。津其子也。

按此與高潛留靴紿嫗術同。彼以靴爲迹。此以衣與馬之色爲迹。而皆用譎取之。其異者。彼術得靴則主於迹而兼以譎。此空言衣與馬之色。則主於譎而示以迹也。

柳慶

後周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處。鄰近被囚者甚衆。慶以賊是烏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牓官府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旅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服。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求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黨與。舊出北史柳虯傳。慶其弟也。

蔣常 張松壽附

已見釋冤門.

按常之留嫗. 蓋用陸雲錄妻之術. 譎賊使出. 乃可捕獲也. 唐張松壽任長安令時. 昆明池邊有劫殺賊, 敕限十日捕獲. 督責甚峻. 松壽至行劫處檢蹤. 見一老姥. 路旁賣飯. 卽以從騎馱歸縣中. 供酒食三日. 却馱送舊處. 令一腹心人密往伺察之. 有人來問賊事. 卽收縛. 果有一人問曰. 明府若爲推勘. 遂擒送縣. 一問款服. 幷贓皆獲. 舊不著出處. 此又用蔣常留嫗之術者也.

劉崇龜

已見釋冤門.

按賊逃匿者. 譎使出焉. 免於追捕之煩. 其術固不可廢. 然人之逃匿. 既可譎取之矣. 則賊之隱匿. 亦可譎取之也. 擿姦鉤慝. 是譎取其情者也. 故彼兩門又與鞫情之術相似也.

折獄龜鑑卷八

嚴明

何武

前漢時沛縣有富家翁貲二千萬一男纔數歲失母別無親屬一女不賢翁病困思念恐其爭財兒必不全遂呼族人爲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餘一劒云兒十五付之後亦不與兒詣郡訴太守何武因錄女及壻省其手書顧謂掾史曰女既強梁壻復貪鄙畏賊害其兒又計小兒正得此財不能全獲故且付女與壻實寄之耳夫劒所以決斷限年十五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壻不還其劒當聞州縣或能明證得以伸理此凡庸何思慮深遠如是哉悉奪其財與兒曰弊女惡壻（按弊字通典作敝）温飽十年亦已幸矣聞者歎服（舊出風俗通）

案此事亦見杜佑通典原本多誤字謹依通典改正

按張詠尚書知杭州先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壻主其貲而與壻遺書云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子時長立以財爲訟壻持書詣府請如元約詠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此囑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分與壻七分與子皆泣謝而去（見李畋廣部所撰忠定公語錄）

此正類何武事也夫所謂嚴明者謹持法理深察人情也悉奪與兒此之謂法理三分與壻此之謂人

情武以嚴斷者壻不如約與兒劒也詠之明斷者壻請如約與兒財也雖小異而大同是皆嚴明之政也

鍾離意

後漢鍾離意爲會稽北部督郵有烏程男子孫常與弟並分居各得田四十頃（按四十頃通典作十頃）並死歲饑常稍以米粟給並妻子輒追計直作券沒取其田並兒長大訟常據史皆言並兒遭饑賴常升合長大成人而更爭訟非順遜也意獨議曰常身爲伯父當撫孤弱而稍以升合券取其田懷挾姦詐貪利忘義請奪其田畀並妻子衆議爲允（見通典不著出處舊集不載）

按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夫常取並妻子田固有辭矣奈其懷挾姦詐貪利忘義之情何意獨以情責常是不從其辭而從其情也可不謂之嚴明乎

陳矯

魏陳矯爲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有至歷年矯以爲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繆矣自覽罪狀一時論決（出魏志本傳舊集不載）

按此蓋罪狀已定而輕重有疑吏不敢決者也使有罪不論無罪久繫自古以爲患矣然拘文之吏每如此繆可知也易曰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矯自覽罪狀所謂明愼也一時論決所謂不留獄也若罪狀未定者慮有冤誣理當考覈豈可取快一時耶君子於此宜盡心焉

王敬則

南齊王敬則爲吳興太守。錄得一偸。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偸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舉舊偸自代。諸偸恐爲所識。皆逃去境內以淸。出南史本傳。舊集不載。

按偸之冒法。初不畏罪。設此二事。令其厭苦。庶或可戢也。

裴俠

後周裴俠爲戶部中大夫。時有姦吏。主守倉儲。積年隱沒至千萬者。及俠在官。勵精擿發。旬日之間。姦盜略盡。轉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錢物典。悲泣。按北史作掌錢典李貴乃於府中悲泣。或問其故。對曰。所掌錢物。多有費用。裴公淸嚴。懼遭罪責。俠聞之。許其自首。出北史本傳。舊集不載。

按彼未知懼也。俠則治之。此已知懼也。俠則宥之。其治之者可以爲嚴矣。其宥之者可以爲明矣。明者無他。灼見物情也。

趙隗

隋趙隗爲冀州刺史。嘗有人盜隗田中蒿。爲吏所執。隗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者。愧恥過於重刑。見北史本傳。舊集不載。

按嚴明者不必厲威刑也。察見物情。中其忌諱。有過於市朝之撻者。隗載蒿賜盜。蓋以此耳。不然。則彼將玩侮。尙何愧恥哉。

王鍔蕭嶷附

唐王鍔爲淮南節度使。有遺匿名書於前者。左右取以授鍔。鍔納之韝中。先有他書以雜之。吏退。鍔探取他書焚之。人信其匿名書亦焚也。既歸而省所告。異日以他微事連所告者。禁繫按驗。以譎其衆。下吏以爲神明。出唐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南齊豫章王嶷。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置韝中竟不視。取焚之。鍔蓋樂聞人過失者。則其譎也。不若嶷之正也。昔朱博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取奇譎。以明示下爲不可欺者。鍔豈慕其爲人歟。

張希崇

晉張希崇鎮邠州。按張希崇鎮邠寧在後唐明宗時。書中作晉。當作後唐爲是。有民與郭氏爲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後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繼俱死。有嫡子已長。郭氏諸親教義子訟云是眞子。欲分其財。前後數政不能決。希崇判曰。父在已離。母死不至。雖云假子。幸二十年養育之恩。儻是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甚爲傷害名教。豈敢理認田園。其生涯盡付嫡子。所有訟者與其朋黨。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皆服其斷。舊不著出處。

按唐制。選人試判三條。辭理愜當。決斷明白。乃爲合格。謂之拔萃。希崇之判。蓋本於此。惟其愜當明白。是故聞者皆服也。

張齊賢王延禧附

張齊賢丞相在中書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服。齊賢曰。

此非臺省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上既許。乃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狀結實。且遣兩吏趣徙其家。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皆安堵如故。文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卿莫能定也。（出司馬光丞相涑水紀聞。）

按曾肇內翰撰王延禧朝議墓誌云。延禧任岳州沅江令時。有兄弟分財者。弟弱。所得田下。訴不均。詰其兄曰。均矣。即令二人以所得更取之。兄訴於州。州守笑曰。此張詠尚書斷獄法也。豈彼所聞異乎。

燕肅侍郎（鞫眞卿附。）

燕肅侍郎知明州。俗悍輕喜鬬。肅推先毆者。雖無傷必加以罪。後毆者非折跌支體皆貸之。於是鬬者爲息。（見本傳。）

按民之鬬毆傷有輕重。理有曲直。不治其傷而治其理者。乃息鬬之術也。若折跌支體。則理雖直而傷已甚。斯不可貸矣。譬猶鬬殺用刃。以故殺論。蓋其情重也。沈括內翰說鞫眞卿知潤州時。民有鬬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下手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靳財。兼不甘輸錢於敵人。終日忿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蓋無賴之民。不畏杖責。故設此事以折伏之。與王敬則治獄之術同也。（見筆談。）近時州縣間固有使民輸下拳錢者。然官自取之。則不足以懲惡。而適所以招怨。斯失其本矣。豈若不治其傷而治其理之簡易乎。

韓琚（鄧恩賢附。）

韓琚司封嘗通判虔州。其民善訟。或僞作冤狀。悲憤叫呼。似若可信者。會守缺。琚行郡事。究其風俗。考其枉直。下莫能欺。辭伏者自以爲不冤。終於兩浙轉運使。魏公琦之兄也。見尹洙龍圖所撰墓誌。

按沈括內翰說。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以劫之。鄧思賢。人名也。始傳此術。遂名其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見筆談。然則琚所以究其風俗。考其枉直者。豈特下莫能欺。蓋亦人不可劫。不可劫所以爲嚴也。莫能欺所以爲明也。彼其辭伏者。自以爲不冤。非此故歟。

葛源

葛源郎中初以吉州太和簿攝吉水令。他日令始至。猾吏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源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受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爲此。乃某吏教我所爲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見王安石丞相所撰墓誌。

按爲政者。苟欲戢吏。唯嚴明可。夫民雖好訟也。若非吏與交通。亦焉能獨爲欺誣劫持之計耶。吏不得其意。則民訟宜少矣。源使民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受之。乃鞫民情、覈吏姦之術也。彼既姦滑。自當畏戢。操術如此。不亦可乎。

劉敞

劉敞侍讀知永興軍。時大姓范偉。冒武功令祚爲祖。乃穿祚墓。以己祖母祔之。規避徭役者五十年。數犯法至徒流。輒以贖免。長安人共患苦之。然吏莫敢治。敞按其事。獄未具而召。由是辭屢變。證逮數百人。獄連年不決。詔取付御史臺驗治。卒如敞所發。見本傳。

按范偉之橫。人患苦之。然敞按其冒蔭避役。證逮數百人。連年不決者。何也。彼與黨與結之厚矣。乃敢爾也。證逮之人。其黨與也。豈易鞫哉。且長安人共患苦之。然吏莫敢治。則桀黠可知也。非按者嚴明不能發其事。非鞫者嚴明不能得其實。是故姦民多幸免也。獄辭屢變。蓋以此與。

許元 劉晏附。

許元待制初爲發運判官。患官舟多虛破釘鞠之數。蓋以陷於木中。不可稱盤。故得爲姦。元首至船場。命曳新造舟。縱火焚之。火過取其釘鞠稱之。按劉熙釋名。鉸、鐍也。關西謂之釘鉸。此文釘鞠無出。或卽釘鉸。聲之訛耳。此所破纔十分之一。自是立爲定額。見魏泰東軒筆錄。

按元不治虛破之罪而但立爲定額可也。然亦異乎劉晏矣。蘇軾尚書說。晏江淮發運使時。於揚州造船。每隻載米一千石。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制。須謀經久。船場執事者非一。有餘剩衣食。可以養活衆人。則私用不窘。而官物牢固。由是船場人皆富贍。五十餘年。饋運不闕。至咸通末。有吳堯卿者。始勘驗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直。無復寬剩。而船場自此破壞。饋運自此闕絕。晏言大國不可以小道理。良可信也。見奏議。元定釘鞠額。無乃類吳堯

卿乎。雖幸而不至敗事。然其嚴明。乃俗士所誇。君子所鄙。不可爲後世法也。

張式

張式郎中初爲南劒州將樂縣主簿。有銀冶。坐歲課不足。繫者常數十百人。式籍其人。使貧富財力相兼。課遂有羨。人無繫者。（見王安石丞相所撰墓誌。）

按式知銀冶歲課所以不足。蓋緣冶戶或有財而無力。或有力而無財。於是籍其人。使富貧財力相兼。則富者不患力乏。貧者不患財窘。課遂有羨。理宜然也。昔之繫者常數十百人。今則人無繫者矣。嚴明之政。不當如是乎。

孫甫

孫甫待制爲華州觀察推官。時州倉粟惡。吏當負錢數百萬。轉運使李紘以吏屬甫。乃令取斗粟舂之。可棄者十纔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得弛負錢數十萬而已。紘因薦之。（見曾鞏舍人所撰行狀。）

按嚴明者。非若世俗以苛爲嚴。以刻爲明也。持循事理。照察物情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倉粟雖惡。不應盡可棄也。以物情言之。則負錢數百萬。將何以償耶。甫取斗粟舂之。可棄者十纔一二。但負錢十萬而已。吏既得弛重負。官亦獲保舊積。是持循照察之效也。可不謂之嚴明乎。

周沆（本傳鹽價一事附。）

周沆侍郎嘗爲河東轉運使。自慶歷以來。河東行鐵錢。民多盜鑄。吏以峻法繩之。抵罪者日繁。終不能禁。

沆乃命高估鐵價。盜鑄者無利。不禁自息。見司馬丞相所撰神道碑。

按沆知慶州時。邊民多闌出塞販靑鹽。沆請損官鹽之價。犯者稍衰。見本傳。夫或高鐵估。或損鹽價。法異而意同。皆治其本也。治其末者。雖繩以峻法而終不能禁。徒爲苛劾耳。治其本者。雖處以平法而姦盜自止。豈非嚴明乎。苟欲嚴行正理。要惟明見事情。然後政不苛暴。事不刻核。而獄訟省矣。彼籍冶而課羨。舂粟而負少者。亦猶是也。

王罕

王罕大卿知潭州。民有與其族人爭產者。辨而復訴。前後十餘年。罕一日悉召立庭下。謂曰。諸家皆里富人。無乃厭追逮之苦。今無狀子寒餓不能以自存。況析產之券有不明。以故久不決。人能少資之。令其遠去。後復何患乎。皆泣聽罕命。自言方對吏時。雖欲求爲此。顧不可得。於是遷所訴者於旁州。獄訟爲之衰止。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按嚴明之術。在於察見物情。裁處事體。彼爭產者困於寒餓。析產者苦於追逮。理之曲直。何足深校。苟或可已。無不聽命。於是人少資之。令其遠去。則析產者所損不多。而免追逮之苦。爭產者所得不少。而脫寒餓之困。州民獄訟。亦爲衰止。豈非能察見而善裁處乎。儻忿其辨訴。加以峻罰。則物情不無所傷。而事體亦有所害。稱爲嚴明。斯失之矣。若君子則雖昭然深察。毅然決行。而從容中理。無傷害也。豈非嚴明之懿者乎。

矜謹

袁安

後漢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贓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出後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安之政號嚴明。必不容姦矣。其未嘗以贓罪鞫人。蓋疾夫案吏者務爲深刻。文致於贓也。若彼贓狀自露。非我鞫而出之。雖繩以法。亦何憾焉。

司馬芝

魏司馬芝爲大理正。有盜官練實廁中者。吏疑女工。遂收付獄。芝曰。刑戮之失。在於苛暴。今先得贓物。後訊其辭。若不勝楚掠。或至誣服。豈可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化。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舊出魏志本傳。）

王坦之

晉王坦之襲封藍田縣侯。時卒士韓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偸牛。考掠服罪。坦之以爲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見原。（出晉書王湛傳。坦之其曾孫也。舊集不載。）

按訊盜練勁偷牛。皆慮自誣而遂見宥。合矜謹之義矣。

蕭子良（任昉彈事附）

南齊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時。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之。（出南史本傳。舊集不載。）

按梁御史中丞任昉彈中軍參軍劉整因兄寅第二息師利。（按原本作第一庶息。今據任昉本集改。）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寡嫂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攘拳大罵。突進屋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亦引高鳳事爲彈文。蓋鳳、隱者也。大守連召。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若整與平意實忘義。固異於此。然昉請免整收治其罪。而子良但賜米錢以償之。不治平罪。何也。責士之法。不以責民。是亦所以爲矜謹也。

陸襄

梁陸襄爲鄱陽內史。時妖賊鮮于琛敗。獲之。後鄰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其黨與。因求貨賄。皆不得實。或有善人盡室罹禍。惟襄郡境枉直無濫。人歌之曰。鮮于抄後善惡分。人無橫死賴陸君。（出南史陸慧曉傳。襄其從孫也。舊集不載。）

按推窮賊黨者。苟不矜謹。必至枉濫。彼使善人盡室罹禍。與賊何異哉。襄之用心。獨異於彼。宜其人歌之也。

宋世軌蘇瓊附

北齊宋世軌爲廷尉少卿。洛州人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按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昂以爲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爲廷尉。判其事爲劫。唯殺魁首。餘從坐悉捨焉。（出北史宋隱傳。世軌其族孫也。舊集不載。）

按蘇瓊爲三公郎中。時頻有告謀反。付瓊推檢。事多中雪。崔昂爲尚書。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乃數雪反逆。身命何輕耶。瓊正色曰。但雪冤枉。不放反逆。昂大慙。夫崔昂亦善折獄。其意如此。乃韓伯奇所謂考囚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者也。且昂於此獄。數年不斷。豈非求反狀未得乎。世軌判爲劫。事理所當然。斯可以無慙於瓊矣。是皆矜謹之君子也。

郎茂陸襄附

隋郎茂初授衞州司錄。有能名。尋除衞國令。（隋諸王置國官。有令一人。至煬帝時。改國令爲家令。）有部人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嫉。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人之意也。乃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爲友悌。（出北史郎基傳。茂其子也。舊集不載。）

按梁陸襄爲鄱陽內史。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誚。但和言解諭之。二人感恩深。自咎悔。乃爲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出南史本傳。舊集亦不載。）夫異姓之疏也。誣告之怨也。猶可和解使相親厚。況親族之不睦者乎。被猶未容責誚。此可遽加嚴法乎。矜謹之士。宜鑒于茲。

故並著焉。

張詠（王質附。）

張詠尚書再知益州。民有負販者。翁役其婦。婦違之。翁怒翦其髮曰。我作婢使汝。其子自外歸。作鬧所由。具事領過。或謂其子曰。翁翦婦髮何罪。子若執父。汝罪不輕。至廳下。詠詰之。翁云。婦自翦髮。泥其子。亦云。妻自翦髮。泥翁。詠察其誑。卽于解狀後判云。雖然子爲父隱。其奈執辭不定。既不可窮詰於尊長。又不可抑斷於卑幼。仰責新婦狀。今後再不侍養。別具狀領過。並放。詠謂掾屬曰。五服之內。卑幼條至重。親民之官。所宜盡心。（見李畋虞部所撰忠定公語錄。）

按王質待制知荊南。有媼訴其婦薄於養。婦言舅亡姑嫁。既窮而歸。且奉事無不謹。質曰。姑雖不良。獨不顧夫耶。因取家人衣以衣媼。又給以廩粟。使歸養之。皆感泣而去。（見本傳。）此其翁姑理皆不直。然家人之義。當責卑幼。但不可遽繩以法耳。是故恕其罪而責之養也。

薛奎（仇覽韋景駿二事附。）

薛奎參政知益州。有婦人訟其子不孝。詰之。乃曰。貧無以養。奎因出俸錢與爲資業而遣之。（見本傳。）

按後漢仇覽爲蒲亭長。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訟元不孝。覽驚曰。吾近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感悟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見後漢書本傳。）唐韋景駿爲貴

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爲孝子。見唐書本傳。此皆與奎出俸錢爲資業之意同矣。苟繩以法。子罪不輕。令律所謂可從而違。堪供而闕者是也。得不謂之矜謹乎。

任布

任布副樞知越州。民有被酒罵其祖者。祖既訴之。已而大悔。哭於庭曰。老無子。賴孫以爲命。布特貸出之且上書自劾。朝廷亦不之問。見本傳。

按孫罵祖。法當死。特貸出之。理宜自劾。此乃矜其失教而謹於用刑者也。

蘇渙

蘇渙郎中知鄢陵縣。時歲荒盜起。有兄殺弟而取其衣者。弟偶不死。與父偕往訴之。渙閔其窮而爲姦。問之曰。汝殺而弟知其不死而捨之者。何也。兄喻其意曰。適有見者。不敢再也。由是得不死。父子皆感泣。及渙罷去。負任從之數千里。見蘇轍門下所撰墓表。

按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者。乃刑殺焉。孫罵祖有可生之理。以其被酒。且祖自悔也。兄殺弟有可生之理。以其苦饑。且弟不死也。布之貸出其孫。渙之慮問其兄。皆得其所以生之者也。可無愧於古人矣。

李士衡　高化附。

李士衡觀察。初釋褐爲京兆鄠縣主簿。府知其才。俾權獄掾。咸陽縣有民殺人。具獄以送府。父子五人。其爲從者皆服加功之罪。士衡告於尹曰。彼殺人者。止一人耳。餘四人掩其骸。可坐以加功。寘之重辟乎。尹喜從其議曰。四人者非子之明。則冤於地下矣。見范仲淹參政所撰神道碑。

按以掩骸爲加功。是深文也。罪不應死而文致之。何其忍哉。嘗聞用法殺人。無異用刃殺人。深文之罪。縱或幸免。鬼得而誅之也。高化太尉雖起行伍。頗知民事。晚守相州。部有大獄。皆當論死。化疑之。命移他獄訊。蒙活者三人。殆亦以掩骸爲加功之類歟。此矜謹者所以盡心也。

王博文

王博文副樞知密州。時負海有濤落鹽場。歲歉。民多盜鬻。吏捕逐之。輒起捍鬬。皆坐法當死。博文上言。請權弛鹽禁。俟歲豐如舊。從之。見本傳。

按周禮。荒政十有二。其曰緩刑。曰舍禁。曰去幾者。博文所請。義與合焉。苟非通達古今。豈能矜謹如是耶。

王質

王質待制嘗通判蘇州。以病在告。知州黃宗旦來省問。因言獄有盜鑄錢者百餘人。吾陰以術鈎得之。質曰。弋不射宿。惡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人。公陰之中也。宗旦瞿然。爲貸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見本傳。

陳執方　李士衡附。

陳執方大卿通判江州。時民饑。有刈人之禾而傷其主。法當死者。執方以爲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尙緩刑。況於今哉。卽奏貸其死。見王安石丞相所撰墓誌。

按李士衡觀察權知天雄軍。民有盜瓜傷主者。法當死。士衡以歲饑。奏貸之。自是著爲例。執方之奏。蓋用此例也。見本傳。

陳巽

陳巽賓客初爲常州團練推官。盜有棄財走者。巽以爲不應死。通判不肯用其言。巽力爭而讞之。盜卒得不死。見曾鞏舍人所撰神道碑。

按盜非傷主。計贓爲罪。棄財走者。豈復應死。通判不肯用其言。必持深刻之說。故失矜謹之義也。

胡向

胡向少卿爲袁州司理參軍。時有盜七人皆當死。向疑其有冤。乃留訊之。則二人者果不同謀。始受其傭。而中道被脅以行。卒得免死。見呂大防丞相所撰墓誌。

按捕獲盜者七人。乃合格。故以被脅爲同謀。蓋希賞耳。斯不仁哉。宜其留訊而卒免之也。

張奎

張奎密學初爲常州推官轉運使。舉監衢州酒稅。婺州有滯囚。法當死。獄成。三問輒不服。命奎覆案。一視

牘而辨之。得不死。人皆服。

按奎一視牘而辨之者。謂辨其情理也。人有迹狀重而本情輕者。昔既酌情而立法。今當原情以定罪。安得不辨情理而抵之死耶。此其精明。固能服人。至於矜謹。尤可傳世。王濟郎中爲澶州司理掾。時州獄有重囚。臨刑稱冤。濟覆案之。亦得不死。與此類矣。豈非哀矜折獄而然歟。（二事並見本傳。）

李允元（袁安附。）

李允元給事通判寧州。時州卒謀亂。事發。連逮者衆。允元極意辨析。止坐首惡數人誅之。（見本傳。）

按後漢袁安。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時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考覈。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允元殆有袁安之心歟。事在州郡。辨析固易。然其矜謹。亦可嘉也。

李應言（榮諶吳育二事附。）

李應言諫議爲侍御史時。鄆州民傳妖法者。其黨與凡百餘人。捕者欲邀功賞而誣以不軌。命應言往按其事。止誅首謀數人。悉全活之。

按榮諶大監爲開封府判官。時太康縣捕民數十人。事浮屠法。相聚祈禳。名白衣會。知府貢黯疑其有妖。請殺爲首者。餘悉流之。諶以爲本無妖。黯具奏。并諶議奏之。朝廷以諶議爲是。乃流其首。餘皆杖之。

蓋鄆州之民。傳妖法無不軌事。太康之民。浮屠法本無妖。故輕重之差如此。若非矜謹。則或以爲不軌而盡誅其黨。或以爲有妖而特殺其首。不無枉濫矣。　吳育參政知蔡州。時京師謹言有妖人數千在州界。詔遣中使名捕者十人至。則請以巡檢兵趁確山索之。育謂曰。使者欲得妖人還報耶。請留勿往。此鄉民依浮屠法相聚耳。可走一介召之立至。今以兵往。人心驚疑。奈何。中使以爲然。召之果至。械送闕下。皆以無罪得釋。而告者遂伏辜。此又矜謹之大者也。夫太康所捕有罪。而蔡州所送無罪。何也。事浮屠法。相聚祈禳。名白衣會。法所禁也。依浮屠法。相聚無祈禳事。非白衣會。法所不禁也。苟非矜謹之至。豈能不濫如此哉。三事並見本傳。

王琪

王琪侍郎知復州。民有毆佃客死者。吏將論如法。忽夢有人持牒叩庭下曰。某事未可遽以死論也。琪疑之。因留獄未決。有司曰。無足疑者。琪曰。第留之。後十餘日。果有新制下。凡主人毆佃客死。聽以減死論。吏民莫不神服。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按此非思慮所及。蓋平時矜謹。故感於夢寐。記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其此之謂歟。

王延禧

王延禧朝議初爲岳州沅江令。歲饑盜起。親獲十餘人。賊皆應死法。得遷官。延禧歎曰。是皆良民窮而爲盜。令既無以業之。又利其死以爲己功。亦何忍哉。諭被盜者悉裁其賊。盜得不死。延禧王黃州孫也。見曾鞏內

墓誌所撰

按周禮荒政曰除盜賊謂饑饉盜賊多不可以不除也延禧親獲十餘人蓋以此耳邀功希賞非其本心故諭被盜者悉裁其贓使得不死夫捕盜之官利盜之死譬猶矢人惟恐不傷人其術使之然也雖遷一官而殺數人榮不足言愧何可勝君子豈忍爲是哉若殘民害物罪不可赦非窮而爲盜計贓抵死者則其獲贓受賞義在懲勸君子可以無憾也延禧所捕實與此異故竊歎云爾折獄龜鑑終於矜謹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爲物所遷斯失之矣故有利人之死爲己之功者或文致於大辟或誣入於極典寧復能存不忍之心以貸應死之命乎故著此事矜謹篇末庶幾覽者有所警焉

跋

觀易之象。雷電皆至。豐。而曰君子以折獄致刑。山下有火。賁。而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蓋獄者民之命。折獄者貴其明而尤不敢輕用其明。龜鑑有書。所以推廣其明而示人以謹重之意也。宜春郡齋舊有折獄龜鑑。歲久字畫漫漶。覽者病之。余叨守既數月。獄訟簡清。公暇出篋中所藏一編參訂。遴匠重刊。俾覽者充拓聞見。如龜決疑。如鑑燭物。是亦惟良折獄之一助云。景定辛酉四月上澣。天台趙時棠謹書。

折獄卮言

陳士鑛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折獄卮言引

甚矣折獄之難也。余嘗讀易至訟卦之象辭而重有感焉。夫既曰有孚。何以復言窒。正以見聽訟之際。少有一毫矜能炫才深文好察之臆見萌于中。對簿之人脫或詞不達意。輒干有司之喜怒。而刀筆舞文之輩。遂得窺伺而迎合之。于以顛倒是非株累而蔓延者。何可勝道。故雖有孚而仍窒也。望人斷之以吉。非惕中不可。且戒以終訟必凶。苟非遇大人之明。其險與涉大川等。而利不利可知也。顧余自爲郎。而守東萊。守巴蜀。再守京江。歷中外幾三十年。凡遇聽斷。惴惴以聽訟不猶人不能片言折獄爲懼。雖不敢以王賀、歐陽輩自期。而既得其情。哀矜勿喜之古訓。謹志之弗敢忽。舊著折獄卮言一編。友人力勸付梓。公諸當世。謂此非余一人之私言。皆古聖賢之明訓也。司刑之官。共存此心。以聽訟而治獄。庶有孚者不復慮其窒礙。于以仰副我皇上好生之德。不嗜殺之仁。而於變時雍之上理。旦夕可奏矣。

折獄卮言

清　浙西陳士鑨宿峯著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折者斷絕之義如樹之折枝不使株連牽蔓旁及無辜也凡物無兩是亦無兩非詞外牽連固無論矣即兩造對鞫若被告得實或原告有些微小過因其互訐而併論之是亦不斷絕之義也

易曰澤上有水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斬絞之罪有立決監候監候者緩死也而取象中孚者何孚之義有二有以實爲孚者有以虛爲孚者中孚者中虛也兇惡之徒人理滅絕聽訟者中懷憤嫉律應緩者而常速之聖人知其然故於中孚示戒卦象皆實而中獨虛卦義澤中之水有風則動無風即止非如長江大河風靜而流不息故折獄之時不敢存絲毫之意凡愛憎固無所私即嫉惡亦所不用胸中太虛如澤之遇風而作止無心則雖當死之罪自依律而不至於速死矣

又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山上之火離明也日麗於山時將暮矣行旅心驚迫欲止息故象爲旅而旅之離巢而欲息者莫如獄君子明愼兼施速爲歸結不使獄中之人思歸不得如鳥焚巢而無所止息也夫貿遷之徒征戍之士仕宦之客遷流不返尚有羈旅之愁室家之想況乎公門匍匐縲紲在身者哉司獄者念其抑鬱毋停滯毋妄駁使旅得早歸則明而得止矣

又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夫賁文明也而曰無敢折獄何哉山上之火大明也山下之火小明也火在山下明不及遠恃其小明欲以燈燭之火旁矚無疆不可得矣君子觀象知戒不以文飾之事施於折獄之間記曰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卹皆至誠惻怛不尙文飾之義小智之徒矜己自詡不知明德大畏之事深文巧詆附會羅織自以爲明不知讞獄之惡莫如文致聖人於剛柔相文文明以止之卦獨嚴折獄之戒曰无敢言以彼文此庶政皆然惟折獄不許而戒乎小明嗚呼深文曲法之徒聖人固淚惡之矣折獄者愼之哉

夫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蹟恕者在求之以情蹟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蹟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蹟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

呂刑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蓋言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又曰輕重諸罰有權所謂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又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甚言非口才辨給之人可以折獄心溫良長者方可折獄凡德獄者當盡其心察獄詞必于其差而察之但察詞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又必惻怛謹畏以求其情明白開啓刑法之書與衆占度庶無過差

又曰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於單詞蓋使有德者典刑其任責配天在下當明審

清察於無證之偏詞。又曰。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亂、治也。無不由以中而聽斷獄訟之兩辭。無圖私利其家。以聽獄鬻獄。得貨非家之寶。惟聚罪狀。自有百殃。當長懼爲天所罰。又曰。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於五極。咸中有慶。蓋言明人用刑有無窮之譽也。五刑皆得其中。是以有慶。司刑者不可不愼也。

禮記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蓋周禮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訊羣臣。二訊羣吏。三訊萬民。刺、殺也。有罪當殺者。先問之羣臣。次問之羣吏。又問之庶民。然後決其輕重。若有發露之旨意。而無簡覈之實蹟。則難於聽斷矣。于是有附有赦焉。附而入之。則施刑從輕。赦而出之。則宥罪從重。所謂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惻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比音俾、猶例也。明視聽聽而察於詞色之間。忠愛惻怛。而體之於言意之表。庶可以盡得其情也。

歐文忠公母訓曰。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司刑者不可不謹也。

尚德緩刑書有曰。今治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

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數。歲以萬計。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生樂。痛則思死。箠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鍛鍊者文致之罪明也。司刑者不可不戒也。

刑獄死生。出入所係。當于無可疑中求其可疑。期於有所疑中求其可信。書云。惟明克允。所謂明且允者。必善辨天下之疑獄。疑獄之屬凡二。一曰情事之疑。一曰法律之疑。以爲盜也。而贓無可憑。以爲殺也。而仗無可據。雖犯者自以爲是。吾則無所取徵。期吾明刑弼教諸君子。相與詳愼而討論之。倣屬辭比事之義。盡譚張情僞之變。本惻隱愷悌之誠。推天理人心之極。使由此廷尉得其平。而民自以不冤。庶幾不素餐之一事也。

五刑之設。所以輔德化之窮。而非所恃以爲制治清濁之源也。書曰。明刑弼教。又曰。刑期於無刑。聖人之意。蓋可見矣。三代之時。德威竝用。雖鈞金束矢。有其制。嘉石肺石。有其辭。而淳風未遠。犯法者寡。漢唐以後。法網益密。奸宄日滋。雖民心之不古若。亦用法者徒事章程之末。而未究其原本也。故子產鑄刑書。叔向責之。趙鞅作刑鼎。仲尼非之。曾子有言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觀聖賢之論。時刻戒謹恐懼可耳。

先正遜避刑官。謂傷和多陰禍。不知惟刑也倍闕仁。惟刑也倍宣仁。苟能以仁心傳法。何刑不祥。

夫猛集事寬亦未嘗廢事然寬者民裕而懷猛者民殘而怨爲政何苦不求其懷而求其怨乎吾觀前史所載若朱邑龔遂召信臣其所居見稱所去見思沒則祠而祀之又子孫世世昌盛享爵祿無已若郅都甯成王温舒輩豈惟禍逮其身子孫亦無遺類豈非天道好仁惡暴其徵亦可畏也

漢詔曰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律條曰毋偏任喜怒移情就例固理官所當書紳者也若夫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使無情不盡辭而幽隱得顯白則在乎折獄者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折獄龜鑑及其他一種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楊靜盦曹鈞石）

祥 E八九三